

馬來西亞、新加坡

華文中學特刊提要
附校史

鄭良樹・魏維賢 編著

TAY LIAN SOO · GWEE YEE HEAN
chinese high school souvenir magazine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WITH SCHOOL HISTORIES)

序

鄭良樹・魏維賢

巴素博士在「近代馬來亞華人」這部書的前半部裏，曾經提到華人南遷的一般情形，他說：「職工介紹代理人，或不客氣地說『人口販子』，在十九世紀的下半葉被僱用於中國，為東南亞招募勞工。他們償給頭子很豐富的代價，把每一個移民帶到在啓程港口的接受站或勞工收容所。許多人常常由於其他原因被綁架或誘拐至收容所。載估俚的船是浮動的地獄，即使為香港法令所允准的適度空間，就是說十二方呎（2尺×6呎）也只有很少的船隻供與；通常在緩慢的行程中，分配給估俚的空間，只有八方呎而已！乘客死亡率非常高。當他們到達馬來亞，這些新到者（新客）常常被流氓（三星）欺詐。流氓上船暗中從事估俚的買賣，誘拐新客；秘密私會黨是這種買賣的主要圖利人。」他在另一部巨著「東南亞的華僑」第二十七章裏，又說：「新加坡華僑的主要類型為商人及工匠，此外三教九流，從優伶、賣藝者、樂師以至藥商及小學教員，從魚商以至典當商，從車匠、星卜士以至雜貨商或流氓盜竊，無不應有盡有。……他們中間，沒有受過教養的有閒階級或學者階級。」單單依據巴素博士這兩段文字，我們就可以想像得出，新加坡及當年的馬來亞的華人社會，是一個怎麼樣子的社會了！一整批一整批文盲的勞工，乘着緩慢的浮動地獄，赤手空拳地冒着狂風暴浪，抵達這一塊荊棘叢生的赤道；他們流着汗、淌着血，他們披着焦黑乾癟的皮膚沿街叫賣，他們以最吃力的腳步拖着身後一車的貨物，他們躺在街邊的垃圾堆旁作一瞬間的正午休息……這一切的一切，只是為了一個最主要的目標：謀求生存。為了生存，他們能够在最炎熱的時刻裏操作最艱苦的工作；為了生存，他們能够不必休息地堅持工作最長的時間；為了生存，他們能够以最低賤的工資出賣最高的勞力！然後，他們斷手折腳；然後，他們工作意外跌死；然後，他們工作過度而暴斃！而犧牲！

儘管環境是那麼的惡劣，但是，華人承繼他們祖先的優良傳統，領悟他們豐厚文化的強烈昭示，在他們所抵達的任何地方，創立了他們的文化據點——學校。最初，他們創立私塾，然後，他們改為小學；然後，他們增添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學。根據最保守的看法，華人在新加坡、馬來

亞創立過至少兩千間小學；至於中學，估計在兩百間至三百間之譜；一九五六年，華人自己手創的一間大學矗立在新加坡的裕廊山麓。

一、創辦及創辦人

新加坡、馬來西亞現存的華文中學，總數大概在六十餘間；其中，絕大部分是華人自己出錢出力興辦的。這裏，就我們所搜集到的資料，把年代創辦得比較早的製成一覽表。

	校 名	創設年代		
		小學	初中	高中
1	寬 柔	1913	1951	1956
2	笨珍培群	1922	1951	未詳
3	新文龍中華	1918	1947	1957
4	中 化	1912	1924	1940
5	利豐港培華	1929	1949	未詳
6	培 風	1913	1925	1957
7	芙蓉中華	1913	1934	1958
8	坤 成	1908	1925	1940 (1945停辦，1955復辦)
9	吧生濱華	1923	1947	1963
10	循 人	1914	1955	1962
11	尊 孔	1906	1924	1935
12	中 華	1919	1939	1939
13	金寶培元	1912	1941	1955
14	三 民	未詳	1948	1959
15	育 才	1909	1924	1940
16	江沙崇華	1911	1952	1960
17	華 聯	1911	1937	1947
18	協 和	1929	1939	未詳
19	韓 江	1919	1951	1953
20	鍾 靈	1917	1923	1931
21	板城板華	1920	1946	1951
22	吉 華	1911	未詳	未詳

23	大年新民	1912	1955	1958
24	山脚日新	1918	1950	1958
25	丹州中華	1918	1950	1959
26	南華女中	1917	1949	1958
27	南洋女中	1917	1931	1930
28	華僑中學	———	1919	1938
29	中正	———	1939	1939
30	中華女中	1911	未詳	1954
31	公教中學	———	1937	1940
32	端蒙	1906	1924 (旋停辦)	
			1955	1958

根據這個圖表，我們得出幾個結論：

第一、這三十二間歷史悠久的中學，絕大部分都是從小學辦起；只有新加坡的華僑中學、中正、公教是例外。

第二、在這三十二間學校裏，最早創設小學的是一九〇六年在新加坡的端蒙和吉隆坡的尊孔；最早創設初中部的，應該是一九一九年新加坡的南洋華僑中學；最早創設高中部的，應該是新加坡的南洋女中（一九三〇），或許是檳城的鍾靈（一九三一）及新加坡的華僑中學（初中創設於一九一九，高中未詳）。

第三、假如我們根據小學、初中及高中創設的年代來統計的話，我們會有下一份表：

創設年代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未詳
小學（間）	4	19	5	0	0	0	0	4
初中（間）	0	2	6	7	7	9	0	1
高中（間）	0	0	0	6	5	14	3	4

（小學四間未詳，包括三間無小學）

小學的創設大部份集中在本世紀十年代，這大概是受當時中國的政治發展的影響，華聯中學校史說：「辛亥（一九一一）以前，本埠所謂僑教，只數家閩、廣方言私塾而已。迨國體不變，共和造成，此間同僑因感受世界潮流之激盪與現代知識之需求……倡議籌設學校。」鍾靈中學校史說：「民國四年，袁黨專政，國內正義消沉。檳城閱書報社主要份子……以

爲欲立革命基本之工作，唯有創辦主義化之學校。」就是兩個典型的代表了。初中大部份創設於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之間，當然，其中若干學校在創設初中之前，已經試辦過簡易師範班或高級師範班。高中的創設大部份是五十年代的事。這種發展，似乎是相當自然的。

以下是一張名表，就校史所記載的，臚列這三十二間學校的創辦人；除未詳之外，創辦人超過四名以上的，皆著一「等」字。

1. 駱雨生、鄭亞吉、陳迎祥、黃義初。(號碼與前表相應，下同)
2. 余英偉等
3. ——
4. ——
5. 蔡敬三、鄭慶謀、李輝木等。
6. 沈鴻栢、曾江水、陳齊賢等。
7. 李俊承、戴鳳紹、李光慎等。
8. 吳雪華。
9. 楊古杰、蘇法聿、鄭受炳。
10. ——
11. 隆弼臣等。
12. ——
13. ——
14. ——
15. 姚峻修等。
16. 廖南畝、李竹溪、薛木本等。
17. 林三及、黃務美、胡惠民等。
18. ——
19. 林連登。
20. 陳新政、丘明昶。
21. 陳新政、林如德、許生理等。
22. 陳英担。
23. 林棟臣、張養民、陳受之等。
24. ——
25. 黃玉齋、陳明進、葉元遜等。
26. 熊尙文。



27. 張永福、陳楚楠、莊希泉等。

28. 陳嘉庚。

29. ——

30. 孫中山先生、鄭聘庭、潘兆鵬。

31. 華芬主教、李斯德神父。

32. 蔡子庸、陳雲秋、廖正興等。

先賢爲教養後代，矢勤矢勇、毋懈毋怠的精神，是我們後代矢志不敢或忘的。

在追述先賢創辦學校的時候，有一件事必須在這裏加以強調，那就是：華人會館對創辦學校的領導影響力。這裏，我們引述吳華的新嘉坡華族會館志導論的一段話來說明這件事實：

地緣組織的會館有許多創辦學校，成績最著的爲福建會館，主辦有道南（一九〇六）、愛同（一九一二）、崇福（一九一五）、南僑女中（一九四七）、光華（一九五四）五校。南洋大學創辦時，福建會館贈地五百英畝爲校址，最爲稱道。

潮州人在潮州八邑會館成立之前，已于一九〇六年創辦端蒙學堂，現已發展爲端蒙中學，後來又陸續興辦義安女校等。一九六三年又創辦義安學院，今改辦工藝專科。潮陽會館則辦朝陽小學。

福州會館于一九一九年創辦敦本學校，不久停辦，一九二七年另辦三山學校迄今。

其他各會館所辦學校如下：

應和會館——應新學校（一九〇五年）

茶陽會館——啓發學校（一九〇六年）

寧陽會館——寧陽學校（一九〇六年）

福清會館——培青學校（一九一八年）

興安會館——宏文學校（一九二一年）

東安會館——東安學校（一九二二年）

三水會館——三水義學（一九二四年）

碧山亭公所——碧山亭學校（一九二六年）

岡州會館——岡州學校（一九三〇年）

南順會館——南順義學（一九三一年）

溫州會館——僑南學校（一九三六年）

禾山公會——禾山公學（一九三九年）

三和會館——三和學校（一九四六年）

番禺會館——番禺學校（一九四七年）

晉江會館——晉江學校（一九四七年）

漳州會館——道南學校（一九四九年）

各會館除了創辦學校之外，近年又紛紛設立助學金或獎學金等，以資助貧寒子弟升入中學、學院及大學。

我們這裏所引述的，只在說明新加坡華人會館對華文教育的影響力；至於馬來西亞這方面，情形也和新加坡一樣。華校在創辦之際，會館的貢獻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二、奮鬥的創辦時期

只要我們披覽各校的校史，我們可以發現，先賢們在創辦學校時，所遭遇到的困難和艱苦十倍、百倍於今天的我們。大致上來說，這種困難來自於下述各方面：

一、民風未開 幾乎可以這麼說，絕大部份的學校在開創時，僅有寥寥的十幾、二十名學生而已！雙溪大年新民是「十人」，金寶培元是「十數名」，利豐港培華「只有十三名」，抵華是「人數不多」；比較好的有二、三十名，如寬柔「二十名左右」，新文龍中華「只二十三名」，芙蓉中華「二十六名」，坤成「二十名」，江沙崇華「二十餘名」，南華女中和笨珍培群都是「數十名」；學生少，教員當然更少，創辦者要不是有一股奮發的力量，是很容易灰心的。大城市民風開化得早，除了坤成爲新、馬最早的一間學校（根據本書資料）可作爲明證外，學生的踴躍上學也是一件很好的說明；馬六甲培風開辦時就有「七十四名」，循人有「七、八十名」，尊孔有「七十三名」，鍾靈有「八十餘名」，南洋女中「約百名」。學生人數這麼少，爲了節省開支，大部份的學校都採取複級上課的方式；有的學校甚至因爲學生人數太少，不得不暫時停辦，例如培風學校一九一四年創設高小一年級班，「旋因人數過少，且程度參差，乃將其取消」（校史），就是一個例子。

二、校舍缺乏 幾乎所有學校都在沒有校舍的情況下，創辦了它們的學校；這種奮鬥的興學精神，永遠值得我們追憶和學習。創辦之初，大部份的學校都假借民房或店鋪爲教室，如：

「租三馬路民房爲臨時上課之所。」（中化）

「乃賃姑務街舖屋兩間另辦分校。」（培風）

「租隔鄰三十二號店屋爲教室……更租三十一號店屋爲教室。」（英中）

「初，賃金榜亞答民房一所爲校舍……遷校諧街，租用民房一所……復遷回金榜亞答，租用民房三間。」（坤成）

「創辦華僑夜學，校址在巴生南區甘榜甘答福音堂右邊店屋。」（巴生檳華）

「租金榜亞答街新屋三間爲校舍。」（尊孔）

「本校創辦之始，由創辦人之一姚峻修先生借萬里望路口店舖三間，權作臨時校舍。」（育才）

「校址初設於拿督街一所民房。」（崇華）

「校址在今巴士車站斜對面勝合號和協榮號兩層板屋內。」（丹州中華）

「租三角埔門牌七號店舖爲校舍。」（南洋女中）

「租賃水龍頭民房一間爲校舍。」（中華女中）

有許多學校是借會館來開闢它們的天地，如：

「民國三十八春，教室不敷，又借中華公會、同源社、瓊州會館爲臨時教室。」（寬柔）

「初，借『米郊商務』樓下爲校舍。」（培風）

「以福建會館爲校址。」（英中）

「暫借合牛後十九號閱書報社樓上爲課室。」（鍾靈）

「借用福建會館爲校舍。」（吉華）

有些學校假借工廠來上課，

「乃倡辦培華學校於三角埠裕源火較……破漏不堪。」（利豐港培華）

有些學校假借私塾學堂來上課，

「乃增借雞場街『順豐義學』爲本分校。」（培風）

有些學校更假借廟院祠堂來上課，

「並於大伯公廟設分校一所。」（育才）

當然，有些學校經濟比較好，假借或購買樓房、洋樓作爲校舍，如：

「由胡公惠民墊付五千元購置古打律三三七號某巫人之樓房一座，以爲校舍。」（華聯）

畢竟是少數中之少數。誠如黃義初老先生在寬柔校史所說的：「光線，空氣、衛生三者俱屬欠合。」幾乎所有的學校在開辦之時，都面對着這類困難；爲了教育下一代，爲了替社會國家培育英才，唯有奮力克服、永不止休。

三、經費拮据 幾乎所有的學校，都是先賢們自己出錢興辦的；他們一方面要解決校舍的問題，一方面還必須時時刻刻擔心着學校的各項經常開支。有些學校因爲經濟的拮据，陷入停頓的危機。如：

「屬校既多，所需經費自屬浩大，此外，更因種種因素之影響，本校經費曾一時陷入絕境。」（培風）

有些學校只好坐視停頓了，如：

「一九三三年，因膠錫價格慘跌，市情不景，迫而停辦一年。」（循人）

「第一次之停頓，是在民國元年，因經費無着，然爲期不過半年。」（育才）

「奈以經費支絀，正在萌芽時代之師範班，遂於一九二四年宣告停辦。」（南華女中）

「一九二一……本校校長……辭職返中國，致校政無人主持，兼以經濟竭蹶，遂暫告停辦，歷時三閱月。」（南洋女中）

這種損失，是無法估計的。新加坡華僑中學校史說：「陳（嘉庚）氏首先認捐三萬元，作爲倡導，並徵求各幫僑捐輸，計有四十九萬四千餘元。……第一年開銷七萬四千餘元，其中教職員薪金及膳食（供膳）佔三萬一千元。」一間學校每年經常費開支的浩大，似乎是驚人的！

爲了彌補經費以及爲經費尋找着落，許多學校都向商會、會館請求支援，或者購置屋地以爲校產，新加坡華僑中學校史說：「董事會爲此後學校經費有所着落，便由總理陳嘉庚先生函請中華總商會每月捐助五百元。……又以十七萬四千餘元，在羅敏申律購置屋地一塊，作爲校產。」就是最常見的一種方法。徵求月捐、舉辦各種遊藝會，也是一種常見的辦法，英中校史說：「是年月捐，收入達一萬三千餘元；四月開遊藝會籌款一次，獲款一萬四千七百餘元。」華聯校史說：「合辦雖慶成功，百端待舉，而財政難關，不易打破，且兩校歷年積欠教師薪金已達八千餘元，當時情況，乃岌岌可危。幸於一九四〇年董事長杜榮和先生履任，不避巨艱，銳意經營，舉行娛樂市籌款，除逐漸清還欠薪外……。」丹州中華校史說：「主要經費來源，仍靠月捐和貸捐。」偶而，也向當地政府或當時中

國政府請求津貼，培風校史說：「在迫不得已之情形下，因向當地政府請求津貼，幸蒙獲准，而得繼續維持。」育才校史說：「本校經常收入，除學生費、膠園息金，當地政府及僑委會之津貼補助金外……。」在無法解決的時候，就只有坐視停辦；這實在是一件很痛心的事。

四、人事不調 華校幾乎大部份都是由各種不同帮派會館所創立的，而華人帮派會館往往是互相排擠、鬥爭；因此，當某帮派會館創立某學校時，其他帮派會館極難插足其間。會館的領導人往往也就是學校的董事，他們大權在握，校長的去留、教職員的增減，幾乎操縱在他們手上。好一些的董事尚會為校長保存一點面子，尊重校長的意見；不好的董事司就以校長為傀儡，干涉校政，左右各種措施；壞的董事就把校產當作自己的家產，任意挪用，隨時借貸，甚或吞沒公欲，無法無天。於是，稍有自尊心的校長都不屑久居，掛冠他去；當然，有些校長却心甘情願和董事一唱一和，共同向校產動腦筋，坐視校政江河日下！人事不調所帶來的災害尤甚於經濟拮据、校舍缺乏，因為它使學校不安，校政倒流。

第一樁「人事不調」的事件是發生在麻坡的中化中學；中化的前身是化南女校和中華學校。我們根據中化的校史，把這兩間學校在戰前的校長臚列出一張名表：

■化南女校

- 1 周美玉 (1919——1922)
- 2 洪斌 (1923——1927)
- 3 朱亞照 (1928——1929)
- 4 李佩光 (1930——1931·10)
- 5 李寶星 (1931·11——1931·12)
- 6 文曼魂 (1932)
- 7 魯永貞 (1933——1934)
- 8 文曼魂 (1935)
- 9 朱宗慈 (1936上半年)
- 10 李超群 (1936下半年——1938)
- 11 文曼魂 (1939——1940)
- 12 王志學 (1941——淪陷)

■中華學校

- 1 饒藝農 (1912·4——1915·6)

- 2 徐子俊 (1915·7——1919·5)
- 3 葛寄南 (1916·6——1918·12)
- 4 毛鼎言 (1919——1920)
- 5 張勉行 (1921——1922)
- 6 吳錦堂 (1923)
- 7 方之棟 (1924——1927·10)
- 8 李適生 (1927·11——1928·4)
- 9 方之棟 (1928·5——1928·12)
- 10 林祖培 (1929·1——1929·3)
- 11 林子堅 (1929·4——1929·8)
- 22 鄭天成 (1929·9——1931)
- 13 陳兆魁 (1932——1933)
- 14 鄭天成 (1934上半年)
- 15 何介夫 (1934·7——1934·9)
- 16 林彬卿 (1934·10——1934·12)
- 17 任序 (1935)
- 18 徐天偉 (1936)
- 19 黃芳奎 (1937·1——1940)
- 20 潘國渠 (1941上半年)
- 21 鄭允文 (1941·7——1941·8)
- 21 呂蔭荃 (1941·9——淪陷)

化南女校戰前短短的二十二年中，就用了十二任校長，平均每任校長在職不及兩年！中華學校短短二十九年間，用了二十二任校長（其中有一位董事還代理行使校長權「一段時期」），平均每任校長在職一年半！在職最短的是化南第五任李寶星和中華第二十一任鄭允文，前後都只兩個月。校長時常在輪易，教職員會安心嗎？校政會進步嗎？這實在是值得懷疑的一件事。

第二樁「人材缺乏」而產生人事浮動不安的事件，是發生在培風學校。我們根據培風的校史，把戰前歷任校長的姓名排列出來：

- 1 吳問秋 (1913·7——1913·12)
- 2 曾青萍 (1914·1——1914·4)
- 3 倪新民 (1914·5——1914·9)

- 4 汪昌期 (1914 . 10)
- 5 倪新民 (1914 . 11 — 1914 . 12)
- 6 吳允塞 (1915 — 1916 . 2)
- 7 毛鼎言 (1916 . 3 — 1917 . 7)
- 8 謝雨蒼 (1917 . 7)
- 9 陸又恆 (1917 . 8 — 1919 . 5)
- 10 顧叔康 (1919 . 6 — 1919 . 9)
- 11 吳廷璋 (1919 . 10 — 1921 . 6)
- 12 顧叔康 (1921 . 7 — 1922 . 8) 以下改稱「教務長」

- 13 謝雨蒼 (1922 . 9 — 1922 . 12)
- 14 吳允塞 (1923 . 1 — 1923 . 11)
- 15 顧叔康 (1923 . 12 — 1929 . 10)
- 16 喬蔭岡 (1926 . 11 — 1927 . 5)
- 17 張禮千 (1927 . 6 — 1927 . 12)
- 18 任章蓋 (1928 . 1 — 1928 . 3)
- 19 趙頌周 (1928 . 4 — 1931 . 6)
- 20 匡光照 (1931 . 7 — 1938 . 12)
- 21 陳宗嶽 (1939 . 1 — 1940 . 12) 恢復「校長」名稱

22 曾銳 (1941 . 1)

23 陳懷天 (1941 . 2 — 淪陷)

短短二十八年裏，任用了二十三任校長，每任校長平均在職約一年又三個月！留動性之大，不亞於中化學校。培風校史說：「本年六月，吳校長辭職，聘顧叔康先生出長教務，而取消校長制。即於人事方面，均由董事會負責決定；而教務長則專負教務行政之責。後因學校註冊問題未獲解決，故下學期乃由七月延長至十月始開學。」匡光照回憶培風說：「我從『柯老』的談話中，知道培風原是採用『校長制』的，不料後來校長某，在經濟上發生了一點『毛病』，從一九二一年秋起，即取消『校長制』，採用『教務長』制。」可見培風人事不調的內部原因是相當的嚴重，而它所給與的影響，是無法估計。

第三樁「人事不調」是發生在吉隆坡的尊孔中學，該校校史說：「繼

之者爲鍾卓京先生，在任四年期間，學生人數增至一百五十三名。至一九一三年三月，因新舊派思想有隙，學潮迭起，鍾先生因是難任，由林善儒先生出任義務校長，藉渡艱危。一九一三年秋至一九一五年底，張客公、顧天犀、梁少侯、葉少庵、霍會全諸先生相繼擔任校長，任期均爲短暫。學生人數亦因連年易長影響，銳減至四十名。」所謂「新舊派思想」，大概與當年中國的政治有關；無論如何，人事不調對於校政的發展，是一大障礙。與此相類的事情也發生在丹州中華學校，該校校史說：「一九三五年夏，董事部與贊助人意見不合，全體董事和教職員一齊辭職，本校又告停頓。」根據校史的記載，此次停頓了近半年。

管理不善而導至貪污事件的發生，也是一些學校的通病，我們引述韓江校史所記載的，來作爲第四樁「人事不調」的例子。校史說：「一九五八年……學校規模龐大，人事管理不周，收支出納，未有預算草案，導致收支不符，肇端於此，令人不勝感慨！……一九六〇年九月一日，本校贊助人聯名呈函董事會，請清除積弊，澈肅貪污，調查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〇年的進支賬目。本校董事會即成立五人究治委員會，負責督促澈查賬務。」該次澈查的結果，校史沒有透露出來，不過，它所帶來的影響，豈止於成立委員會而已！

五、意外障礙 最明顯的意外障礙應該是：學校當局涉入政治活動以及殖民地政府對學校的猜疑。這裏舉出兩件來說明；第一件是發生在丹州中華學校，校史說：「一九三二年九月間，學生作文詞句不慎，禍及教師，胥校長及全體教員，被遣送出境，務本亦爲當時的殖民地政府所封閉。」此次停課爲時在十個月左右。第二件是發生在新加坡南洋女學校，校史說：「一九二一年……星殖民地政府通令，所有華僑學校，必須遵照註冊法令，依手續註冊爲合法團體。時各華校當局認爲教育機關既非社團或商業公司，不應受註冊條例限制，遂羣起反對，然終屬無效。本校校長余佩皋女士即因此故而辭職返中國，致校政無人主持，兼以經濟竭蹶，遂暫告停辦，歷時三閱月。」我們堅信意外障礙並不止於此兩件，只是校史的撰述者不願透露而已。

以上敘述的，大概是先賢們在創校的初期，所面臨的最大的艱苦；任何一件事，都必須以最強的奮鬥意志加以克服，否則只有坐視停學的局勢了。

三、二次大戰的破壞和復興

日軍侵犯新加坡、馬來亞，時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爲期三年又八個月。日軍逗留新、馬，雖然爲期僅僅三年八個月，但是，在日軍暴虐鐵騎的淫威掃蕩之下，全馬華人社會垂數十年血汗所創設的學校，全部燬於一旦！思之令人痛心切齒。

綜合各校在校史所記載的，此次的浩劫可分爲下列幾方面：

一、校舍被破壞 校舍被日軍嚴重地加以破壞，幾乎可以說是最常見的現象；爲了節省篇幅，這裏只引述幾條來說明。

「至美棚律新址慘遭毀壞；屋蓋圍牆，門窗桌椅，蕩然無存，且土塞溝塞，教室積泥盈尺，灌木成叢；球場曠地，蒼莽一片。」（金寶培元）

「屋宇破壞，滿地荆榛。禮堂左邊之新建板瓦教室三間則被拆卸，內容已無所有，外貌亦悉改舊觀。」（育才）

「校舍全座被拆者有三十年新建之教室二間，膳堂一間；被毀而將塌者有亞答板壁之教室三間，宿舍二間；被改作厨房者，有教室及辦公室各一間；其餘教室及宿舍之板壁，大部分非被鋸斷即被拆毀，天面地盤，亦到處毀壞，簡直是一所爛屋。」（育才）

二、校園被闢爲耕地 有不少學校的運動場和花園，被日軍利用來耕種；先賢千辛萬苦開闢出來的運動場和花園，全燬於一旦。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在吉寧丹登陸……校具、教具、圖書、儀器，損失無存。足球場被闢爲種植木薯耕地，殊爲痛心。」（利豐港培華）

「所有運動場及校園校道，均改作農場，遍植薯芋荳粟。」（育才）

三、圖書設備全遭焚燬 幾乎所有學校的圖書設備都遭受到極度的破壞和焚燬；這裏只引述幾件來說明。

「馬來亞淪陷，本校董事部及校內文獻，蕩然無存，校具多被民間移用。……科學圖書、化學藥品、物理儀器，多被劫走……瘡痍滿目，校具損毀過半。」（中化）

「筆者於甲坡淪陷後之一月中，曾潛返培風總校二次，窺被校具多被歹徒搬走，教務處凌亂不堪，簿書、圖表、鏡架架破碎滿地。」（培風）

「第二次則遭狂寇之惡意摧殘，爲期將及四載，舉數十年積聚之精

華，一掃而空；損失之大，莫能估計。尚有最可惜者，厥爲八十餘期豐富而具有歷史性之校刊，亦遭焚燬……倭軍入市後……將各辦公廳之書籍用具，拋置門外，並放火焚燒。」（育才）

四、教員學生被殺害 日軍侵犯新加坡、馬來亞後，對於知識份子，可以說極盡迫害的能事；無辜犧牲者，真是達到數不能盡的地步。華校是知識份子的聖地，而且又涉上中國政治，所以，華校教職員學生若不是被迫害，就是逃亡深山。

「在日軍佔領期間，日本憲兵部，曾利用漢奸，專拘捕愛國華僑，尤其是淪陷前任籌賑會那些僑領及教育界人士，幸得多數事先逃避外埠，免悉數遭殃。但培風董教方面不幸被殺害者，也大不乏人，如董事王德義、林大典、林葵義，教師沈慕周、傅廷慎等均先後被日本憲兵殺害。」（培風）

「日本軍國突然南侵，進據馬來亞……優秀師生罹難者，亦爲數甚衆。」（丹州中華）

「檳島淪陷後，日寇輒以摧殘文化機搦，逮捕知識份子，爲先入手方法。……因此，日寇直視本校師生爲眼中釘，非稱抗日份子，即名共產黨徒。三十一年四月五日，大舉肅清，逮捕本校教員十人，得慶生還、保全生命者，二人而已，餘者非餓死獄中，即病逝家內。至學生殉難者，有四五十人之多。……本校同事，有匿避他處者，有改換職業者，教師賣鹹蛋，先生作車夫，隨處可見。對面相逢，幾如不識，挨餓受苦，苟延殘喘。」（鍾靈）

五、校舍被關爲日語學校或軍營 日軍侵佔新、馬之後，曾經開設了許多所謂學校，傳播日語及日本文化；這些學校，有不少是設在華校裏。

「時僞華僑協會爲迎合當日環境，請辦私立學校，於中華九思樓開班，授以日文及華文。」（中化）

「始則佔作兵站之用，繼則中學部設倭語訓練班，學生多爲馬來少年；小學部則分設所謂第三第五華校，亦係純習倭語者。」（育才）

「日治期間，日僞在本校設立日語學校。」（協和）

至於把學校開闢爲軍營，也是司空見慣的事，如：

「一九四二年春日寇南侵，校務停頓，校舍被佔作軍部。」（尊

孔)

「詎料日寇南侵，半島淪陷，本校所有校舍，盡成日軍駐屯之所。」(華聯)

日本侵佔新加坡及馬來亞，雖然為期只有短短的三年八個月，但是，他所帶來的禍害是無法可以估計的。華校因為涉上政治等其他因素，更是日軍的眼中釘，所以，華校的損失更是鉅大，我們單是依據各校校史所記載的，就已經可以分析如上文所敘述的五要點了；育才中學在這方面報導得尤其詳細，蔡任平有「校難」一篇，蔭有「本校戰時之損失與復校之建設」一文，並附於本書育中史料之內，讀者可參考。

二次大戰以後，在復校的工作上，最可以表現出先賢們那股堅強的毅志力量，披閱各校校史，我們屢屢為這頁可歌可泣的史實，感動得涕淚俱下。

我們可以這麼說，幾乎所有的華校都在一九四五或一九四六年復校；單單是以這一事實，就可以顯示出先賢那股波浪壯闊的奮發力量！復校並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它甚至於比創校還要艱難十倍、二十倍，因為復校所面臨的問題更加棘手。

第一、學生的暴增 大部份學校在復校之日，都碰到學生暴增的問題，這裏，我們引述一些文字來看看：

1. 寬柔在淪陷前的學生人數是「七、八百名」，復校之日是「一千二百餘名」。
2. 鍾靈淪陷前的學生只有「八百餘名」，復校時報名的有「一千三的餘名」。
3. 「十五日佈告招生，三日之內，報名者竟逾千有餘人，初入學者佔百份之六十以上，其他小學各級佔百份之三十。」(育才)

學生突然暴增。帶來的困難也就更顯得棘手了。課本問題、教員問題，還有那最令人痛心的校舍問題，都隨着學生的暴增而無法解決。

第二、校舍教具的不足 戰前一切設備焚於一旦，如今，學生又遽然增加，如何去應付校舍、教具呢？我們看看他們如何記載這焦急的一章。

「光復後，不得不增購鄧康先生所建砂厘屋一間價值五千元，改作四教室，仍然無法容納日益增多之學生……每一教室，輒超過法

定人數，實已無法應付。」（寬柔）

「戰後失學兒童人數激增，桌椅急不及備，而請求入學之兒童，繼續不斷，教室遂有人滿之患，乃採用上下午班制，爲暫時應付之策……董事部租賃前榮華戲院及商借廣東會館、王氏太原堂三處爲分校。」

「由于淪陷時期失學之兒童紛紛報名入學，使原有教室無法容納。幸獲政府借予林蒙甲拜路一日人洋行之貨倉將就使用，解決一時之困難。」（丹州中華）

校舍完全破壞，校具蕩然無存，然而，學生却不斷在增加，怎不叫先賢們焦急呢？誠如寬柔創辦人黃義初老先生在校史裏說的：「二則華僑子弟無法收容，任其荒廢學業，豈不痛心！」最後，連電影院也闢爲教室！

第三、經費無着 戰後經濟蕭條，一切都在癱瘓之中，如何能支持教育上的浩大開支呢？我們看丹州中華如何寫下這一頁：

「丹州淪陷多年，社會經濟，橫遭摧殘。戰後瘡痍滿目，百事待興，故開學伊始，經費短絀，自爲意料中事。董事部於困難重重之中，千萬百計，向各界籌募特別捐，才把學校勉強維持下來。」爲應付戰後教育經費的短絀，所謂「千萬百計」「籌募特別捐」，試問和「行乞」有何不同？而先賢之偉大，更躍然活現紙上。

先賢們在創辦學校之時，儘管遇見民風未開、校舍缺乏、經費拮据、人事不調及意外障礙等困難，但是，那時候學生人數不多，一切可以從容應付，只要假以時間，都可以逐一加以解決。大戰之後，遽然有數百、成千的學生要上學，在一切付之一炬、蕩然無存，而經濟又受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之下，要如何在短短的半年內甚至於一兩個月內解決問題？如果不是有百折不撓的奮鬥意志力的話，是絕不能在日本投降的當年就復校的！回想先賢的精神，怎不令人吁噓！

四、黃金時代的發展

四十年代下半期以及整個五十年代，是新、馬華文教育的黃金時代，幾乎所有的學校，都蓬勃地在發展之中。有關華文學校在這個時期的發展，我們可以分爲下述幾點來討論。

第一、學生人數迅速增加 日本軍閥侵佔新、馬三年又八個月，在此段期間內，無數的孩童失學；戰爭甫才結束，幾乎所有的學校的學生都加倍增加，這是戰後學生人數迅速增加的第一個原因。戰爭結束後，社會